

徐中玉先生生于1915年2月15日,今年华诞已过,虚岁就是105岁了,在学界是少有的人瑞。我与他接触较多时,他已度过了老年。但他的干劲和作为哪里像是过了耳顺之年的人?我推想,除了他身上有遗传的长寿基因外,还因为他要把失去的二十年宝贵光阴补回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是有深切体会的。

从新时期到本世纪初,他度过了一个学者兼教学和学术活动组织家的黄金时代。中玉先生本人又是一个有远见卓识、不满足偏安一隅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共同倡议,使中断了三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在国内许多大学得以重新开设,并率先主编了《大学语文》教材,选目令人耳目一新,被许多高校采用,在各种版本的名教材中,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他不仅是倡导者、主编,

### 中玉先生二三事

王纪人

还是众望所归的“大学语文研究学会”的会长,对提高中国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当代中国大学语文之父。

中玉先生还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任《中文自学指导》杂志主编。自考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需统一编写出版相关的自考教材,累计的印数巨大。其中有的教材编写他亲自主持,有的委任主编和副主编,如自考教材《文学概论》。我作为作者之一参与这部长达50余万字的教材编写,去年出了最新的修订本。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建立及其直属刊物《文艺理论研究》的创办,是中玉先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前身是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创立于1978年5月。周扬任名誉会长,陈荒煤是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是黄药眠、陈白尘和

近日上海遭遇百年一遇的阴雨绵绵,节气混乱不清,墨色中一片理还乱。开灯读书,这几夜读的是一本传记,《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作者是德国作家丹尼尔·施赖伯。读这本传记,心里充满崇敬和追慕。桑塔格一生洋溢着土星气质,不断自我怀疑和自我拓展,活出了伟大的宽度。她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曾说具有土星气质的人“对于自我有自觉的本能与毫不宽容,自我从来不被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从传统角度看,她的一生谈不上完美,1950年17岁结婚,1957年离婚,情感之路坎坷多变。然而越过这些生活的湍流,她的极度敏锐放大到社会历史的广阔视野,释放出超

凡的观察力,刷新了当代文化的感觉。《反对阐释》《论摄影》《火山情人》……一本本原创力十足的颠覆之作,不但形成了她的“不死性”,也证明了女性在思想领域的卓越能力。

读桑塔格,最感动的是她生命的澎湃。很多人年轻时追风逐浪,梦想轻舟远航。随着离开学校,生活的大珠小珠倾泻而下,人在现实面前逐步退缩,日渐微小,最后隐而不见。王安石《伤仲永》中的一句“泯然众人矣”,放到当下,可以概括很多人的隐痛。桑塔格不同,她一生坚持英雄主义,如她所崇拜的本雅明,“带着他的残

篇断简、他睥睨一切的神色、他的沉思、还有他那无法抛却的忧郁和俯视”一往无前。刚过40岁,她患上乳腺癌,这使她陷入手术和治疗的长期痛苦,却激发出她写出《疾病的隐喻》,从大众患者被歧视和排斥的灰暗地带,发现社会的道德痼疾。1993年,60岁的她还前往炮火隆隆的围困之城萨拉热窝,亲自导演贝内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

桑塔格3岁起就热爱阅读,一开始被教育读那些“正确的书籍”,都是精英阶层定义的“经典”。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正确”地长大的,之后变成“正确”的

坚定捍卫者。桑塔格却是个异数,似乎离经叛道,其实只是回到知识分子的常识,文化研究岂能只面向那些“正确”的东西?桑塔格的宽度正在于此,她坚持一切都要放在“整个人类”的基础上平等对待。这需要极强的思辨力,需要大量阅读,广阔行走。

桑塔格年轻时曾对爸爸说:“我绝不会嫁给一个不喜欢别人读书的人”,这句话,真应该印在每本爱情书的扉页。她当然不是想写《世说新语》,她只是善于记下心内的洞悉:不拘一格是至高的精神境界,只有孱弱者才如履薄冰精心修饰。自由不但是宏大的奋斗,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动细节。

### 夜读桑塔格

梁永安

徐中玉,实际操作者是中玉先生。学会连续举办了几届论题富有现实意义、反响甚大的年会。如1980年7月在庐山开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研讨会,此论题正是当时中国作家和理论家迫切关注的。荒煤、丁玲等文艺界的资深人士与高校文艺理论教师共同讨论,各抒己见,参会者都觉得收益良多。会议报导和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开了此论题的先声。几届

1985年他和钱谷融先生并列刊物主编。此刊最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是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资助刊物,我记得当时一年不过拨款五千元。后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刊印出版,并由学会和华东师大合办。中玉先生是这个刊物的实际掌门人,且事必躬亲。我那时是学会的副秘书长和杂志编委。记得当时同为编委的张德林和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

商讨刊物诸事,包括约稿、选稿和退稿,中玉先生还与我们一起拆信、复信、贴邮票,大家都不拿编辑费。处理刊务晚了,他会邀我们去他家共进晚餐。他常征求我们有关刊物栏目和选题的意见,我们也可向他推荐稿件,但最终审权在他那里。如果逢到要开年会了,他也会及早听取我们的意见。

除了在不定期的刊务会议上商量,有时他也会写信征询意见。如1991.1.7他致信说:“我们刊物、下次年会,这些问题请先考虑一下。目前,年会尚不成熟(时机)。刊物国外印象颇好(说明讲起)。最近有何新作?得意的便请寄来”。2002.11.16他来信说“我刊准备切近些当前问题”,“也想召开些很小型的座谈,希望得深些,在刊物上发表。希望仍由会长荒煤担任,副主席按副会长序次排列。

见,因为不一定适合作为刊物的论文刊登。《文艺理论研究》在中玉先生亲力亲为亲自把关下,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权威性的文艺理论刊物。

四十年来,中玉先生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充沛精力和敬业精神从事了众多的工作,难以一一尽述。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致我的一封信中说:“日忙于杂务,荒废甚甚。可能情况下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而已。”因为他兼任的工作太多,又事必躬亲,必然会觉得不胜繁杂,但他始终停不下脚步,“还想做点好事实事”。如此质朴的话,却道出了一位热爱国家和专注事业的资深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现在他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意识渐趋模糊,但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永远是挺直了腰背走路,以及挺直了腰板做人。他生来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干家,又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是他令人敬佩的硬核人生。

### 和杜丽娘相处的时光

张冉

因为家里人喜欢戏,我四岁就会唱戏了。我对舞台,是一见钟情的。因为迷恋上海的缠绵,风情万种,我选择在这座城市唱自己爱唱的戏。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读期间,似是无奈,又是缘分,从京剧换成了昆剧。初改昆曲,如遇恩师张洵澎。因为昆曲基础薄弱,常年被老师带在身边,同吃同住,吃完“小灶”,再去学校上大课。那些年月,我常年泡在练功房里,每天对着镜子,对着自己,看自己是谁,看自己会变成谁。张洵澎老师教我的第一出戏是《牡丹亭·寻梦》。

这真的是我的寻梦。犹记得世博会期间,我连续演出实景版昆曲《牡丹亭》,室外四十摄氏度的高温,还扮着戏装,体力不支加上中暑,一下躺在床起不来,但演出前,我脑中真的浮现出前辈“戏比天大”几个字,挣扎着去吊水,吊完水拔了针头就往演出的地方赶,演完了再接着去吊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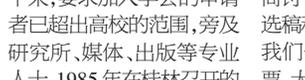
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昆曲对我来说更像是信仰。我太爱她了,我的生命中已不能没有昆曲。

像是奇妙的化学反应,遇到了昆曲,我才变成了真正的张冉。我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戏演完了,忌烟。”作为演员,我是一个很难从角色里出来的人。特别是当我演杜丽娘,每每分不清戏里戏外。又像一种修行,让我跟着她放下了自己许多痴嗔贪。

如今,我已经累计演了300多场《牡丹亭》。300场,每场一个半小时,我已经和杜丽娘相处了超过450个小时。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不知不觉你就和一个人结缘。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昆曲里人物的至情至性。因为这些人物,我觉得世间最重要的东西是情感,包括亲情、师生情、友情、爱情。长时间和昆曲里的人物相处,使我的内心变得柔软、敏感,也更加愿意和亲密好友们敞开心扉。

生活中的我简单至“寡淡”。我喜欢旧的东西,有时会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唯一一次进到KTV,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偷一样无所适从。我没有很多朋友,不过倒是有些聊得来的忘年交。住在华山路的老公寓,只因为气氛合宜。我恋物,对一草一木都心存感怀。我甚至希望,最好每一个时辰都应该在舞台上度过。因为沉迷,常与现世疏离,与繁华失之交臂;但也因为这份沉迷,专注忘我,有曲万事足。我愿珍视这份孤独的沉迷。



我那时是学会的副秘书长和杂志编委。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喜雨亭记(局部) (中国画) 奚耀艺

在中国的西部,巍峨昆仑的北麓,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一片广阔的绿洲——和田。众所周知,和田是我国著名的羊脂玉的产地。而人们不一定知道,她还是中国佛教早期“西天取经”的圣地。古代和田是我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自古便被称为西域佛国,名为于阗。史料记载,于阗是我国佛教传入的必经之地,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也是中原大乘佛教的策源地。魏晋之前,中原高僧们西天取经,也多是在于阗——这个“西天”而已。

千年后,佛事晨钟寂静,香火僧侣无踪。昔日佛国的辉煌何在?百年前,一些国外进入我国新疆“探险”的探险队,在和田地区发现了众多的佛教遗迹,挖出了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撕开了西域佛国的面纱;20年前的一天,一位牧民在和田策勒县达玛沟乡东南部的达玛沟东岸红柳沙包中挖掘红柳根柴,意外发现沙包下有建筑材料残件和壁画碎片。这一沙包下掩藏着什么秘密?

2002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乡

米处的沙丘中,又发掘出了一座回形佛寺和一座庭院式的僧房,这是一处大型的寺院;东约10余公里处的喀拉墩、胡杨墩也新发现了两座回形佛寺,也出土了许多精美壁画。

专家研究揭示,这些佛教遗

址建造年代早晚不一,早的达公元3世纪,晚的为公元8世纪。小佛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目前发现中古时期的最小佛寺,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迄今发现佛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佛堂建筑;庭院式的建筑与塔克拉玛干地区现代建筑中的“阿依旺”庭院极为相似;胡杨墩佛寺遗址是塔克拉玛干区域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也是最

早的回形佛殿遗址;壁画的内容以及服饰图像,反映出古代和阗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和联系;壁画的画风饱蕴着“于阗画派”绘画特点,这种画风对中原绘画艺术的传统风格乃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美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这种早已失传画风的珍贵实物资料。

在达玛沟区域面积不大的范围内,即发现了这么多的佛教遗址和精美的壁画,再结合塔里木盆地中发现的众多佛教遗址,说明不仅古代于阗,而且古代新疆,曾是佛教繁盛之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米兰遗址座落于罗布泊与阿尔金山脉的交会处,请看明日本栏。

### 探秘达玛沟佛教遗址

巫新华

### 十日谈

米兰遗址座落于罗布泊与阿尔金山脉的交会处,请看明日本栏。



夜光杯